



王小慧档案:旅德艺术家,20年前赴德国作为职业艺术家从事摄影、写作、影像创作及讲学等活动。近年来活跃于欧洲和中国艺术界,举办过大量艺术展,作品屡获国际奖项并为许多机构及私人收藏。出版有《我的视觉日记》《双子座》《打开慕尼黑秘密》等30余本个人摄影集和书籍。除艺术创作外,还成功地主持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所创办团队同济大学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成为上海世博会主题馆的总设计团队,是最早为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工作的团队之一。今年又发起了2010年“梦想计划”活动,从5月20日“梦想计划”启动仪式开始以来,活动已经在全国展开。本报记者近日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

晚报记者 尚新娇

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认识王小慧,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这要从一本书说起:《打开慕尼黑秘密——王小慧与吾德市长夫妇的对话》。这本书传递给我许多关于她、德国,以及她与书中人物关系的许多信息。她在德国的名气远远大于中国。旅德生活23年,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发轫都在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们通过她的书,她的电影,她的摄影来了解东方文化,他们喜欢她,甚至宠爱她,在那样一个排外的有着固守观念的欧洲国家,王小慧如一枝绚烂的东方玫瑰骄傲地开放,吸引着蓝眼睛们异样的爱慕。

后来手边又有了她的《双子座》,才发现她早已是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奇特的艺术历程,东西方穿针引线的文化大使的角色,还有她身上散发着女性魅力的耀眼光芒,都使人们不得不将镜头对准她。

在她华丽光环的背后,曾有过的灾祸苦难涂抹了她并不轻松的人生底色。正像画家梵高所言,艺术家是经过痛苦而滋养成的。她出生天津,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与爱人双双留德求学,在人们眼中是一对金童玉女,但这完美的结合却遭到了上天的嫉妒。在一次旅行中两人遇到车祸,爱人失去生命,她全身重伤。处于痛苦深渊的她依旧没忘记用艺术记录这一切:她艰难地在病床上为爱人在一张纸上吻了100个唇印。不久,她又带着相机再次来到那条“死亡之路”……为此,她还写了剧本拍成电影短片《破碎的月亮》,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

爱情是美的,但却那么易碎,有时表达的形式也过于惨烈。一直倾慕她的德国电影演员安斯佳竟然为她从楼上纵身一跳,殉身爱情。那种纠结于内心的悲伤促使她编了影片《燃尽的蓝蜡烛》,来表达对安斯佳的深切哀思。

变故与不幸也给她一个启示:人生永远都是有高潮有低潮的,艺术创作也是这样,低潮的时候反而是艺术创作最好的契机,它促使你朝深层次思考问题。

艺术、爱情、人生,不可思议地在王小慧身上糅合在一起,难怪她说,艺术不仅是她的事业,也是她的生活方式。

寻找和记录2010个梦想故事

除了德国,上海也是她重要的事业基地。近几年,她带领的同济大学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团队在国际40多家团队的激烈竞争中夺冠,成为主题馆之“城市足迹馆”的总设计团队。亲自参与世博会的设计见证了个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令她欣慰自豪。

世博会的召开对中国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仅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全世界的文化和科技,也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在这些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的展示中,最令王小慧关注的就是当代青年人的梦想。今年她又发起了“2010梦想计划”,活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她说,当代青年人的梦想代表了明日中国,所以这个艺术项目不是她一个人的创作,而是与一万名青年共同来完成这个艺术创作项目,用文字、影像、绘图和装置共同来勾画心目中的梦想。

“我与团队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梦想青年互动,寻找和记录2010个梦想故事。年轻人今天的梦想也许能影响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寻梦’活动一定会有许多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梦想故事。同时,将给2010年留下历史性的见证。”“梦想计划”的成果将形成几件大型艺术作品,并以主题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

王小慧：用梦想启动艺术之旅

车祸后的浴火重生

虽然我不想触及她的痛处,但她人生和艺术的转折不得不从那次事故说起。1991年10月发生的那场车祸让王小慧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车祸后她在医院拍摄的照片震撼了我,尤其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的途中,她的自拍照,和拍到的窗外景色。当时她的面孔被包扎着,脖子被固定着,看上去让人心惊。她在灾祸的病痛中做出了异于常人之举,让人不得不敬佩她那超乎寻常的迎着死神出击的勇气。

王小慧很淡然,她说,当时拍这些自拍像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发表,只是为自己记录下来,就像写日记一样,所以把它们统称为“我的视觉日记”。当然视觉日记的内容不光局限于拍自己,还拍许多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与我生活相关的人和物。“我在这之前就有一个习惯——拍我24小时以内看到的、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当时在准备一个展览,题目就叫《我的24小时》,因为我的24小时十分丰富多彩。出了车祸以后,我好像不假思索地、本能性地拍摄,好像在继续《我的24小时》创作,摄影已成为我的一种本能。”

人都有遗忘痛苦的本能,但王小慧却选择了直面惨淡血腥的人生。车祸半年后她又重走那条“死亡之路”,

拍下她和爱人在捷克边境的出事地点,继续拍摄未完成的摄影集。

王小慧说,车祸改变了她很多。艺术过程本身变得重要了,不再是为了追求一种表面的、虚华的所谓“成功”而去努力。

一般人想象不到她每天工作的强度,她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为了拍摄花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她甚至连续几天每小时拍摄一次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工作成为她的生活方式,但她并不觉得苦,很享受这种工作状态。

“生、死、爱”一直是她创作的主题

在王小慧的摄影作品“花之灵”系列中,融入了她对自然、生命、死亡的理解。有人评价她是“一朵有灵性的花”。花与女人,从来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女人,她在生命中的奋斗过程犹如一朵奋力开放的花儿。

“我拍花是为了传递我对生命问题的思考。花的一生很短,却蕴含着很多生命能量,开一朵花需要多少能量啊。花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绽放得这么美丽。因为花太美,而这种美丽转瞬即逝,太脆弱了,所以令我们感到十分惋惜。同时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因为它特别美,当它生命消逝时就格外令人痛惜。因此我觉得用它来象征生命就很合适。而生与死这个主题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展现的。这些花生命不同状态,也包含着我对生命逝去无可奈何的感叹。”

“花卉系列也是很主观的。我常常在夜里拍花,夜深人静时常让我感觉似乎有灵魂。与花这种无声的交流,就像两个不同生命体在对话。这些花的作品看似轻,但表达的都是生命的主题。‘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



>>>越读越有味

做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小李飞脚

熟悉吴冠中的人都知道,他不苟言笑,甚至瘦削的脸上经常挂着莫名的忧伤。

这忧伤源于一个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应有的良知。

吴冠中爱“放炮”是出了名的,什么美术界“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等等不一而足,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像他这样在艺术界已经到了“海到无边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境界,完全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天气也很好”,练练太极拳、八卦掌,看看赵本山、刘老根,听听郭德纲、周立波,但老先生偏不,“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实话”。

和晚年的巴金一种秉性——“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但说真话难免伤害别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不就受到了很多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攻讦?

真话伤人,假话伤己。所以大家都说笑话,皆大欢喜。但笑话只会麻痹我们僵化的神经,改变不了一潭死水的现状,吴冠中又开始忧伤起来,像鲁迅一样“横眉冷对千夫指”。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热泪,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就在吴冠中去世的前一周,“以笔做枪”的老漫画家华君武也在京病逝。他常说:“我都是要针砭时弊的,我没有画那个休闲漫画,我不画。”“我就是改不了狗拿耗子、见了就想咬几口的习性。”

铿锵之声已杳,名士风骨不存,一个时代已逝,谁者能为赓续?

反观我们的文化界、艺术界,看似一片繁花似锦,其实是“繁荣的虚假,虚假的真实,真实的无奈,无奈的繁荣”。你去各种各样的双年展、提名展看看,到处充斥的都是“假、大、空”——情感虚假,叙事宏大,思想空洞。你再看看我们为之一骄傲的文学和图书:不是身体出轨,就是盗墓玄幻,抑或另类说史、强作解人,抑或养生减肥、教你发财。哪里有“耻辱者的手记”?哪里有“铁屋中的呐喊”?

人品软骨,人格缺钙,人性侏儒。混凝土般凝固的脑袋,从事着不经过思考的艺术,书写着没有思想的文字,即便像芭芭娃娃甚至赵薇一样忽闪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结论吴冠中早就给我们下过了——“笔墨等于零”。

可能怕上帝发笑,人类都不进行思考了。一切都变得扁平化和简略化,都在偷工减料“走直线的距离”,用快餐替代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伟哥追求片刻的快感、即时的享受;我们的大脑在钝化,我们的思维在萎缩,我们的精神在阳痿。

崔永元在定义“主持人”时这样说:“主持人就是主持着主持着就不是人了。”套用他的话说,现代人说的尽是些客套话、奉承话,就不说真话、实话。

曾经有人问我,为何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我求助于百度,百度说“谷歌知道”,我求助于谷歌,电脑跳出一个对话框:“对不起,你的内存不足!”

电脑有时还会说句真话。

仅仅活了39岁的帕斯卡尔历经苦难之后,给人留下了《思想录》,“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思想意味着痛苦,所以芦苇才那么忧伤。做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或者一头快乐的猪,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奥特曼。

蓝钻担保
理财年收益率高
房贷、车贷、房屋回购
理财融资 400-6622-989